



廣告之「告」：教化大道

—「告」字新解

楊躍琴、趙曉卓 大連大學

一、考證「廣告」一詞內涵的必要性及其意義

現代社會是資訊社會，資訊在其中發揮關鍵性的作用。廣告是傳播資訊的一種方式，幾乎每個人每天都要接觸到它。廣告還是一門學科的名稱，所以從根本上解釋清楚「廣告」一詞的意義，對當今的資訊社會意義非凡。另一方面，「廣告」是漢語常用詞，而常用詞是詞彙的主體，所以常用詞的研究理應佔有重要的地位。漢語「廣告」一詞由「廣」與「告」二字組成，探究「廣告」一詞的內涵，須從「廣」「告」二字本源研究開始。

在古代漢語中，「广」和「廣」是兩個字，意義也不相同，所以我們很有必要查看權威繁體字典及其它字典對這兩個字的解釋。《說文解字》對「广」字的解釋是：「因广为屋也，象對刺高屋之形」^[1]。清朝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對「广」字的理解是「依山崖所建造之房屋」。《說文解字》對「廣」字的解釋是：「殿之大屋也」^[2]，意為四周無壁、寬闊的大房子。香港中文大學的

漢語多功能字庫認為：

「廣」字的本義是大屋，有大的意思，由大屋引申出寬廣、廣大、增廣、推廣等義。班簋：「廣成厥功」，表示大成其功業。《詩經·小雅·六月》：「四

牡脩廣」，毛亨傳：「廣，大也。」《廣雅·釋詁》：「廣，大也。」又表示範圍廣大，晉公盆：「廣司四方」，表示廣泛地治理四方。「廣伐」表示大規模、大範圍軍事進攻，多友鼎：「廣伐京師」。禹鼎：「噩侯馭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至於歷內。」《睡虎地·秦律十八種》簡 98：「關市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長、廣狹必等」。

摘要：東漢許慎《說文解字》釋「告」之說是一椿爭執千年的學術公案。本文通過深入挖掘眾多先秦兩漢古籍考證：「告」字本義是教化人們大道。這就是廣告的核心內涵。本文詳細論證「告」字字形中的「牛」字是指天上的牛宿六星，它們竟然在天上神奇地組合成一個「牛」字。牛宿六星深刻影響時間、空間、萬物、歷數（自然規律）和王權，大道也是如此。牛宿六星在古人思想中有大道的內涵與意義，牛宿可以代表大道。本文的研究成果能為中國廣告學夯實基礎理論，打破廣告學主要理論基本上都是外來的尷尬文化僵局，提升文化自信，激活中華文明的生命力。

關鍵詞：「告」字本義；大道；牛宿六星；宇宙萬物；歷數

這樣，「廣告」一詞應該寫作「廣告」才合理，而不是「广告」。「廣告」的「廣」很明顯指廣大和推廣之類的意思，並沒有歧義。所以要想理解「廣告」的真正內涵，需要挖掘出「告」字的本義。

本文深入挖掘眾多先秦兩漢古籍，對廣告的「告」字探微闡發，得出「告」字的本義是教化人大道—關乎宇宙萬物、歷數和王權這最重要的事情，讓我們體會到超越時空而歷久彌新的中華文明的偉大和生命力。

二、從古至今對「告」字本義的研究結論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對「告」字的解釋是：「告，牛觸人，角箬橫木，所以告人也。從口，從牛。易曰：『犝牛之告』」^[3]。許慎認為「告」字是會意字，意思是說牛會頂觸人，在牛角上施加一條橫木，把牛的這一危險告訴人，從而警戒人別被牛撞了。許慎的說法遭到了清代著名文字訓詁學家段玉裁的異議，他在《說文解字注》中記：

「如許說，則告即楅衡也，於牛之角寓人之口為會意。然牛與人口非一體，牛口為文，未見告義，且字形中無木，則告意未顯。且如所云，是告未嘗用口，何以為一切告字見義哉？此許因童牛之告而曲為之說，非字意也，故木部楅下不與此為轉注」^[4]。

段玉裁認為許慎對「告」字的解釋「牛觸人，角箬橫木，所以告人也」是對《周易》「童牛之告」的附和。古時，牛是天子獻祭的祭牲，為保證祭牛的完好無暇，故使其「角箬橫木」，旨在防止童牛觸人，以保護牛角完好無缺。在段玉裁看來，許慎其實並沒有從字形的角度清楚解釋「告」字的意義由來。他認為許慎既然是從字形來釋「告」，那麼其字形應該能清楚體現所釋之義才行，但是「告」字字形中並沒有能代表牛角所箬橫木的義符。此外，段玉裁還以《說文解字》木部下楅字的釋義間接證明，許慎沒有十足的把握從字形來釋「告」為「牛觸人，角箬橫木，所以告人也」。

《說文解字》對「楅」字的解釋是「以木有所逼束也」^[5]。《周禮·地官司徒》：「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西漢杜子春對此注曰：「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6]。在段玉裁看來，按照許慎在《說文解字》的風格，這樣一個對他來說難解的「告」字，其本義若果真明確的與牛角逼束橫木有關，他一定會在能表明此義的「楅」字釋義中寫明與「告」轉注。

許慎對「告」字釋義的無奈和遺憾為後來的研究者留下了很大的空間。繼他之後古往今來學

術界對「告」字本義進行了很多研究，結果眾說紛紜，各家研究情況基本如下。

1. 徐楷《說文繫傳》、王筠《說文句讀》、桂馥《說文解字義證》都認為「告」字本義是如許慎所說固定在牛角防牛頂撞人的橫木。
2. 錢宗武、蘇進躍《釋告》認為「告」字本義是教牛。
3. 陳啟彤《說文疑義》認為語事之理曰「告」。
4.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認為「告」當訓為牛哞聲。
5. 周及徐《釋告及所謂甲骨文牛齡諸字》認為「告」字本義是受衡木約束之牛。
6. 方述鑫認為「告」字本義是鈴聲使人知曉。
7. 潘任《雙桂軒答問》認為「告」字本義是舌之得伸。
8. 竇文宇、竇勇《漢字字源》認為「告」字本義是飼養牛馬的圈。
9. 陳詩庭《讀說文證疑》和張文虎《舒藝室隨筆》認為「告」字本義是祭告。
10. 王鳳翔《從傳播學視角對〈說文解字〉「告」字本義流變的考察》認為「告」字本義為祭祀儀式。

這裡列舉了「告」字本義的十條不同釋義，我認為這些觀點都不正確，需要重新梳理論證「告」字本義。

三、蔡邕、鄭玄正解「告」字為教化

既然《說文解字》沒有解釋清楚「告」字的字形和本義，那麼我們來看另一部繼《說文解字》之後南朝梁時期的中國第一部楷書字典《玉篇》，其對「告」字的解釋是「語也」。東漢大儒蔡邕被後人稱為文化巨匠，當時經學的集大成者、大師級人物鄭玄聽說蔡邕被殺，嘆息說：「漢朝的事，誰來考定啊！」《後漢書·蔡邕傳》記載：「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7]。蔡邕在他所著的《獨斷》記載：「告，教也」



[8]。《禮記·玉藻》：「燕居告溫溫」^[9]。句中的「告」字被鄭玄注為「教使」。《洪武正韻》對「告」字的解釋是「啟也」，《說文解字》對「啟」字的解釋是「教也」。《說文解字》對「教」字的解釋是「上所施下所效也」，這裡包含了受教者的回應。真正的受教者當怎樣面對被教的內容呢？當然是以照之效法的方式積極回應。

古人學習受教育最基本的內容是包括儒家的諸子百家所宗、被稱為六經的《詩》、《書》、《禮》、《易》、《樂》、《春秋》，它們是中國文化的源頭。《國語·周語下》：「教，文之施也」^[10]。孔子思想中教化的核心就是六經，《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11]。六經也被稱為六藝或六學，《漢書·儒林傳》：「古之儒者，博學宓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12]。《後漢書·桓榮丁鴻列傳》：「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13]。《漢書·匡張孔馬傳》：「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通人道之正……，此永永不易之道也」^[14]。這些論述說明孔子設教的六經不同於一般的典籍，而是與天地大道同齊，是人倫之大法，具有最高的權威與典範。六經承載了天道和天道。又《易經·觀卦》：「聖人以神道設教」。《中庸》的開篇更是開宗明義點出「修道之謂教」。綜上，我們可以知道，在古之聖賢看來，「告」字的主要意思是：語人或教人最重要、天下之至精的大道（天道、人道、神道），被教的人也同時應該積極回應。

《周易·繫辭下》：「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15]。由這段文字可知，被稱為儒家經典文獻解釋《周易》義理的《繫辭》，所要告之於人的四個內容中有三個都與天相關。它

們分別是天生神物、天地變化和天垂象。第四個內容就是所謂的河圖洛書，它們是中國古代傳說中上天授予人的祥瑞之兆。相傳聖王如有德政，上天會授予河圖洛書，象徵天子為天命所歸，有合法治理天下的權威。這樣，《繫辭》或者說被譽為大道之源、群經之首的《周易》所以告之於人的「告」，與天和天子王權有關。

「告」與「教」字義本就相近相通，先秦時代已然存在的具有教化之意的並列式合成詞「教告」就能清楚證明這一點。《尚書·周書·多方》：「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於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於正。我惟時其教告之。」^[16]從以記言為主的中國第一部古典文集和最早的歷史文獻《尚書》的這段話可以看出，「教告」的內容與古人心目中至大至高的天命息息相關。班固《白虎通義·封禪》：

「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所交代之處也。必於其於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蹟也，以自效放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放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事遂，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封者廣也，言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梁甫者，太山旁山名，正於梁甫何……，三王禪於梁甫之山者，梁信也，甫輔也，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17]

封禪大典在中國古代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典禮，是國家的最高隆盛大禮。古代帝王無不說自己是「受命於天」，泰山封禪是帝王表示自己與天溝通的方式。封禪賦予了帝王取得上天承認、證明自己是「天子」的神聖意義。由班固對封禪的記載可知，古代天子帝王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封禪之時，要「教告」天下，輔天地之道而行，並且此一教告影響萬物，下文在進一步解讀

「告」字本義時，會詳細說明「告」字與道和萬物密不可分的關聯。

四、「物」字與「告」字字形中的「牛」非是牲畜而是星宿

為要更加深入理解「告」字的含義，則必須要從「告」字字形入手。「告」字上部是下邊不出頭的「牛」字，下部是「口」字，所以有一個謎語的謎面是「一口咬掉牛尾巴」。甲骨文「告」字的結構與相應的簡繁體字是一樣的，其字形結構從古至今沒有改變。甲骨文「告」字和「牛」字的字形如下圖 1 所示。「牛」字是象形字，象形從正面看的一頭牛，字形上部是牛頭，兩側向上彎的部分是一雙牛角，字形的下部則粗曠勾勒出牛的肩和腿。「告」字字形所傳達出的資訊是說和講與牛有關的事。牲畜牛有什麼特別之處呢？為什麼教化人、給別人講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給他講關於牛的事呢？看來此「牛」大有深意，下文對「牛」追本溯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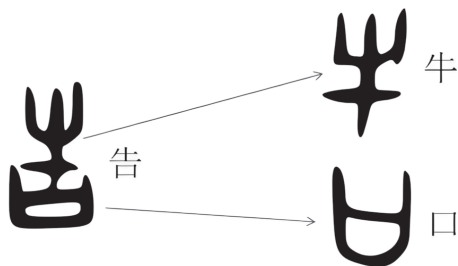


圖 1 甲骨文告、牛、口三字

「物」字在甲骨文中就已經出現，其字形由「牛」字與「勿」字組成。「物」字在甲骨文有上下結構和左右結構兩種構型，並且其字形穩定，在甲骨文、小篆、楷書中都是由「牛」與「勿」二字組成，從古至今沒有變化。「物」字字形中的「牛」字很特別，《說文解字》對「物」字的解釋是：「萬物也。牛為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故從牛。勿聲」^[18]。顯然，按照許慎的說法，「物」字在六書造字方法中屬於形聲字，「牛」為形旁，「勿」為聲旁。

意為宇宙萬物的「物」字為什麼用「牛」字作為形旁表意，而不用其它事物呢？因為這裡的

牽牛並不是牽著牛走的「牽牛」，此「牛」不是一頭普通的牲畜牛，而是「大物」，是天地之數所起的「牽牛」，因為在萬物之中牲畜牛根本算不上什麼大物。

（一）牛宿六星決定中國古代歷數的初始化

天上的牽牛星在中國古代文化中的地位 and 意義可是非同一般。此牽牛非牛郎織女傳說中的牽牛星，而是指牛宿。1978 年在湖北隨州發掘了戰國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中有一個漆箱，箱蓋上以篆文書有二十八宿的名稱，其中牛宿寫作牽牛。著名的科學史家席澤宗院士在《中國歷史上的宇宙理論》一書中說「牽牛即牛宿」^[19]。《晉書·天文志》：「牽牛六星，天之關梁」^[20]。《宋史·天文志三》：「牛宿六星，天之關梁」^[21]。古人認為日月天體運轉起於牽牛星，天體運轉從牽牛星左轉，止於北斗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對「物」字的解釋中說到：「戴先生《原象》曰：『周人以鬥、牽牛為紀首，命曰星紀』」。《爾雅·釋天》：「星紀：鬥、牽牛也。」郭璞注：「牽牛、鬥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22]。《漢書·天文志》：「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歷數之元，三正之始」^[23]。這句話中的「數」字表示規律、法則，歷數就是曆法的規律、規則之意；「牽牛」指中國古代天文學中二十八宿之一的牛宿，共有六顆星。整句話的意思是：日月與五大行星合璧於天上牛宿區域，曆法開端於此時。《開元占經》引《河圖》曰：「天元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日月俱起牽牛初度。」引《尚書考靈曜》曰：「天地開闢，曜滿舒元，曆紀名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初，日月若懸璧，五星若連珠」^[24]。由《開元占經》和《漢書》的這些記載可知：古人認為天地開闢之時，日月與五大行星合璧於天上牛宿區域，正值曆法的冬至時節。而冬至是上古一年之終結，又是下一年的開始。所以今天才有冬至如大年的說法。《說文解字》對「冬」字的解釋是「四時盡也」，又說「冬」字與終有關。冬至日一年中太陽高度最低，這日是一年中陰陽轉換的起始，陽氣漸盛，萬物復蘇開始生長。從萬物復蘇的角



度看，冬至與地上的生命萬物起源真的有關係。又因為冬至與牛宿關係密切，所以牛宿自然也關涉生命萬物起源。《說文解字》對「物」字的解釋中同時提到牽牛（牛宿）與萬物，足見古人認為牛宿與萬物關係之密切。

先秦兩漢時期的天文學文獻中多次記載日月天體運轉起始於牽牛。《春秋命曆序》：「天地開闢，萬物渾渾，……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四萬五千年，日月五緯一輪轉。」《逸周書·周月解》：「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25]。《漢書·律曆志》：「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26]。《尸子》：「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辟而起畢昴」^[27]。這些古籍記載告訴我們：牛宿六星決定古代曆法的時間初始化，其重大意義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已經不亞於黃鍾確立度量衡體系的意義。

相聚遙遠的人類不同古代文明之間，至今還存在令人不能清楚解釋的某些聯繫，在古天文學領域也是這樣。起源於巴比倫的黃道十二星座之一的摩羯座主要包含了中國二十八星宿中的牛宿，摩羯座的亮星組成一個門形的倒三角形結構，被稱為眾神之門。這與牛宿被稱作天之關梁完全一致，關梁的意思就是關鍵的關口和橋樑。西元二世紀的柏拉圖主義哲學家 Numenius 說：人類死後靈魂經過摩羯座的門，可以到眾神那裡。^[28] 由此可見，夜空中的牛宿區域在古代智者們的思想裡，具有無與倫比的特殊重要意義。

（二）歷數即天道，是聖人君王施行教化之要害

天文曆法在中國古代文化中佔據核心地位。國學大師南懷瑾先生曾說「中國歷史文化精神都在歷數」，此外，歷數還高度影響王權政治。從古至今，曆法不僅是為農業服務，更為政治服務，最終為王權統治的建立和穩定服務。所以，曆法是最能象徵王權的事物。司馬遷的《史記》記載堯將帝位禪讓給舜時說「天之歷數在爾躬」。意思是依照天的歷數，帝位當在舜身。《尚書·虞書·大禹謨》：「天之歷數在汝躬」。孔安國注曰：

「歷數，謂天道。……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為天子。」孔穎達疏孔注曰：「歷數，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歷數，為天道』」^[29]。古人認為天道的最主要表現，就是「四時不忒」。《周易·觀卦·彖傳》：「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30]。聖人君王按曆象制定曆法，頒布正朔，統一人們的時間標準，是其施行教化、遵循天道的要害。《春秋左氏傳》十三次言及「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新國君即位，最關鍵之事就是開始使用新曆法。《春秋》的書名本身，也是以春、秋二時涵攝天道的陰陽變化之機，人世間的治亂興廢之要。

從周朝開始，「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就是所有王朝最霸氣的一句宣言，將天授君權的正統概念展現得淋漓盡致。據天象而制定的歷數在古代絕對是政治的要害。修曆是每個朝代官方的重中之重，所以自古以來，歷數定正朔是天子權力的象徵，是「受天命」的表現。古代從有朝代開始，每個新朝代都要「立正朔」。孔穎達疏《禮記·大傳》「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改正朔……」曰：「改正朔者，正謂年始，朔謂月初，言王者得政，示從我始，改故用新」^[31]。正者，歲之始也，朔者，月之始也。正朔最初是曆法定年定月的基礎。使用當朝所立的年號和曆法，被視「奉正朔」，表示臣服，比如日本曾長期使用中國曆法。即使是到了孫中山的時候，他於 1912 年 1 月 1 日在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後，頒佈的第一道法令，不是關於軍事、政治或外交的，而是改用西曆令，宣佈自當日起在全國改行西曆。

（三）寫在星空中的「牛」字——牛宿六星

前文已說明，在中國古人的思想體系中，歷數的起始淵源於牛宿。夜晚星空中牛宿六星的相對位置如下圖 2。把牛宿六與牛宿四用線段連起來，牛宿一與牛宿五也用直線連起來，兩條連線組成甲骨文牛字下面的「十」字；而牛宿二、牛宿三分別和牛宿一用線段連起來，兩條線段組成甲骨文牛字中的「U 形牛角」。真是讓人不可思議，

72



無空間、時間和物質的存在……但是，這不可思議的虛空，搖身一變成了滿滿的存在——成了自然規律的果實^[39]。以色列物理學家兼神學家西羅德 (Gerald Schroeder) 認為：宇宙大爆炸是時間、空間、物質和自然規律的開端^[40]。

中國古人、現代物理學家和宗教神學家都認為時間和空間是一起出現的，這種思想具體體現是中國古人對牛宿的認識。《春秋命曆序》載：「天地開闢，萬物渾渾，……日月五緯俱起牽牛」^[41]。由這處記載進一步可知，牽牛（牛宿）與天地開闢，也就是時空的出現深刻關聯，也與萬物的出現深刻關聯。此外，前文也詳細論證牛宿確定或標記歷數也就是時間的初始化，而根據日月及五大行星等天體規律運行而有的歷數又是最明顯的自然界規律。這樣，通過對相關古籍的抽絲剝繭、條分縷析，我們就全面知曉了古人思想體系中牽牛（牛宿）的全部意義，牛宿與時間、空間、萬物、自然規律這四者有非常深刻的聯繫。而這些都集中體現在《說文解字》對「物」字的解釋「萬物也。牛為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之中。天地之數的數指規律，更進一步地說具體是指歷數，此外，前文已經論述歷數是王權政治的要害。所以，牛宿還關涉中國古代王權政治。

（三）大道與時間、空間、萬物、自然規律（歷數）、王權的密切聯繫

與牛宿一樣，中國古人講的大道也與時間、空間、萬物、自然規律這四者有非常深刻的聯繫，是道創生了它們。《淮南子·原道訓》：「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42]。《周易·序卦》：「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43]。《淮南子·原道訓》：「道始生虛廓，虛廓生宇宙，宇宙生氣……，陰陽之專精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44]。《尸子》：「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這樣我們可以知道，道生宇宙時空、四時所表示的自然規律和其中的萬物。《道德經·第一章》：「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45]。又《道德經·第四十章》：「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由《道德經》、《淮南子》可知天地萬物是由「道」

所生，而「無」和「有」是對「道」的稱呼，是道的別名。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46]。這句話是說「道」在天地形成以前就存在，並且天地萬物是它所創生的。《道德經·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47]。老子認為，「道」是「萬物之宗」，是一切存在的根始之源。在中國古代，大道與王權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大道作為宇宙間的根本法則和自然規律，為君主提供了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指導原則。君主只有遵循大道，才能得到天道的庇護。《道德經·第三十七章》：「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道德經·第六十章》：「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

綜上所述，在中國古人心中牛宿影響時間、空間、萬物、自然規律和王權，大道也是如此。通過深入挖掘古代文獻，可以得出結論：牛宿六星在古人思想中有大道的內涵與意義，牛宿可以代表大道。

這樣，具有教告、教化之意、上「牛」下「口」的「告」字的本義到底是什麼呢？答案是：教告、教化人們牛宿深刻關聯宇宙時空、萬物、自然規律和王權政治，教告、教化人們大道的意義，引申為教告、教化人們最重要的事，而受教者也應作出積極的回應。至此，許慎《說文解字》釋「告」之說這一樁爭執千年的「學術公案」終於可以定案了。

六、「譽」字釋義證前文「告」字解讀的正確性

《白虎通義》：「謂之帝譽者何也？譽者，極也」^[48]。「極」在先秦古籍中有急的意思。《尚書·大誥》：「予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49]。《墨子·雜守》：「隊有急，極發其近者往佐」^[50]。《管子·樞言》：「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51]。《荀子·賦篇》：「無羽無翼，反復甚極」^[52]。「極」在先秦兩漢古籍中還有極盡的意思。《孟子·梁惠王上》：「何使我至於此極也」^[53]！《史記·貨殖列傳》：「至治之極」^[54]。這樣，可以知道「譽」

字有急和極盡的意思。《說文解字》對「譽」字字形的解釋是：「從告，學省聲」^[55]。《說文解字》「學」字被收錄在「教」字下，對「學」字的解釋是「篆文敦（同教）省」、「覺悟也，從教從門」。這樣，我們可以推測「譽」字完整的意思應該是：極盡所能急教告，使覺悟。而《說文解字》對「譽」字的釋義是「急告之甚也」，正與我們的推測分析完全一致。我們需要思考，在古人心目中，什麼是值得急著告之於人的呢？答案除了「大道」之外恐怕無他。前文詳細論證「告」字本義指教化、教告大道，並且受教者也同時應該積極回應。這樣，「譽」字更加詳細和完整的意思是：極盡所能急教告、教化大道，使受教者覺悟，受教者也同時應該積極回應。我們在此可以提出一個問題，受教者到底應該怎麼積極回應呢？

作為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孔子，是如何面對大道的呢？他曾非常急迫尋求大道。在《論語·里仁》中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56]。錢穆《論語新解》：

道，人生之大道。人生必有死，死又不可預知。正因時時可死，故必急求聞道。否則生而為人，不知為人之道，豈不枉了此生？若使朝聞道，夕死即不為枉活。因道亙古今，千萬世而常然，一日之道，即千萬世之道。故若由道而生，則一日之生，亦猶夫千萬世之生矣。本章警策人當汲汲以求道^[57]。

此時我們恍然大悟，原來孔子對大道的急切回應完美契合了《說文解字》對「譽」字的解釋「急告之甚也」。孔子是真正的萬世師表，為我們樹立了榜樣。

七、傳揚「告」字蘊涵的中華大道，重新定義廣告的內涵

廣告之「告」的本義考證，使我們管中窺豹望見古人對牛宿所代表的大道的深刻領悟和極度熱忱。今天的我們應當知曉中華傳統文化的力量 and 魅力，在繼承優秀文化的同時，把中華民族的精華大道發揚光大，廣而告之於世。本文對「廣告」一詞的研究結論是：教告人們大道，引申為

告訴人們最重要的事情。本項研究為廣告的內涵正本清源，也為中國廣告學夯實基礎理論，打破廣告學主要理論基本上都是外來的這一尷尬的文化僵局，提升文化自信，啟動中華文明的生命力。

[1] 許慎撰、徐鉉等校：《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63年），第192頁。

[2] 同上。

[3] 同注[1]，第30頁。

[4]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92年），第53頁。

[5] 同注[1]，第30頁。

[6] 孫詒讓：《周禮正義》（中華書局，1987年），第893頁。

[7] 范曄撰、李賢注：《後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第206頁。

[8] 蔡邕：《叢書集成初編·0811冊漢禮器制度·獨斷》（中華書局，1985年），第2頁。

[9] 孫希旦集解、沈嘯寰、王星賢校：《禮記集解》（中華書局，1965年），第834頁。

[10] 徐元誥集解、王樹民、沈長雲校：《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年），第89頁。

[11] 王雲五主編、王夢鷗注：《禮記今注今譯》（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第434頁。

[12]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第3589頁。

[13] 同注[7]，第1251頁。

[14] 同注[12]，第3343頁。

[15] 孔穎達：《周易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41頁。

[16]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中華書局，2005年），第1611頁。

[17] 陳立撰、吳則虞校：《白虎通疏證》（中華書局，1994年），第278頁。

[18] 同注[1]，第30頁。

[19] 鄭文光、席澤宗：《中國歷史上的宇宙理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06頁。

[20] 房玄齡等撰、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第301頁。

[21] 脫脫等撰：《宋史》（中華書局，1977年），第1014頁。

[22] 李學勤：《十三經注疏·爾雅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75頁。

[23] 同注[12]，第1312頁。

[24] 瞿曇悉達：《開元占經》（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42頁。

[25]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75頁。



- [26] 班固撰、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14頁。
- [27] 尸佼著、汪繼培輯、朱海雷撰：《尸子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0頁。
- [28] Tor Shaul, *Mortal and Divine in Early Greek Epistem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47.
- [29] 李學勤：《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93頁。
- [30] 孔穎達：《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6頁。
- [31]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附校勘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16頁。
- [32]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2018年），第941頁。
- [33] 顧野王：《大廣益會玉篇》（中華書局，2019年），第806頁。
- [34]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中華書局，2013年），第495頁。
- [35] 李學勤：《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57頁。
- [36]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第1244頁。
- [37] 老子著、陳忠評譯：《道德經》（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頁。
- [38] 李東陽等撰、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廣陵書社，2007年），第1294頁。
- [39] Heinz Pagels, *Perfect Symmetry: The Search for the Beginning of Time*, (Toronto: Bantam Books, 1985), p.365.
- [40] Gerald L. Schroeder, *The Science of God: The Convergence of Scientific and Biblical Wisdom*, (New York: Free Press, 2009), pp.23-24.
- [41]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85頁。
- [42]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中華書局，1998年），第60頁。
- [43] 陳鼓應、趙建偉撰：《周易今注今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740頁。
- [44] 張雙棣撰：《淮南子校釋（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245頁。
- [45] 王弼著、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中華書局，2008年），第2頁。
- [46] 王弼著、樓宇烈校釋：《王弼集校釋》（中華書局，1980年），第63、117頁。
- [47] 同上。
- [48] 班固：《白虎通義》（中國書店出版社，2018年），第26頁。
- [49] 王世舜、王翠葉譯注：《尚書》（中華書局，2012年），第174頁。
- [50] 徐希燕：《墨學研究墨子學說的現代詮釋》（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250頁。
- [51] 黎翔鳳：《管子校注》（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279頁。
- [52]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中華書局，2013年），第566頁。
- [53] 朱熹撰：《孟子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213頁。
- [54]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98年），第1167頁。
- [55] 同注[1]，第30頁。
- [56]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2012年），第71頁。
- [57] 錢穆：《論語新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84頁。

The Message of Advertisement is Civilization of Great Truth --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告」

Yang Yue Qin, Zhao Xiao Zhuo (Dali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 「告」 in Xu Shen's "Shuowen Jiezi"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is an academic case that has been disput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rough in-depth excavation of many ancient books from the pre-Qin and Han dynasties, this article proves that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character 「告」 is to educate people the Great truth, all things in the universe and calendar. This is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advertising. The article demonstrates in detail that the component 「牛」 within the character 「告」 refers to the Six Stars of the ox mansion, which are miraculously combined in the sky to form the character 「牛」. The Six Stars of the ox mansion deeply affects time, space, all things, calendar (natural laws) and royal authority, as does the Great truth. In the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the Six Stars of the ox mansion embodies the ess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Great truth, and can represent the Great truth.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this article can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hinese advertising theory, break the embarrassing cultural deadlock in which the main theories of advertising are basically foreign, enhance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activate the vital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 Words: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Character 「告」, Great truth, The Six Stars of the ox mansion, the universe and all things, Chinese calendar